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生花夢 第六回 真淑女賺殺假春容 假小姐嚇走真才子

詞曰：才美世難儔，妒煞慳哥弄狡謀。一段因緣方美滿，偏愁，惹得疑團不肯休。露尾更藏頭，瞥見春容駭我眸。更傍畫樓偷眼處，難投，撇卻東床別好逑。

右(上)調《南鄉子》

話說蓬萊知縣乃是甲科出身，聰明正直，不畏權勢。平日耳朵裏雖聞得有重債殃民之事，祇因職分太卑，不敢越位陳說，並知有個助紂為虐的方琰經手。

這日奉了上司明文，膽力便壯，密囑健快搜獲。這四個快手奉著官差，同了二三十捕壯，緊緊鎖到縣裏來。知縣立刻升堂，帶方琰入去。方琰見了知縣，還不肯跪，知縣也不睬他，竟將獲來的箱籠帳目逐一檢看，卻都是客商借券、並歷年所收加二三利息的細帳，鑿鑿可據，並孫可立兒子孫懋的借契也在其內。知縣額手道：“天眼近也。孫可立所告事情已有著落。”便問方琰道：“孫懋借契尚存，想本銀還沒有清楚麼？”方琰答道：“本銀毫厘未還，利息亦未清楚。”知縣道：“既本利未清，何不問他取討？”方琰道：“不料孫懋已死，正欲往他家內取討索。今聞其父親已到，幸為家母舅追償，感激不盡。”知縣拍案大怒道：“據本縣算來，所盤利銀，奚啻數萬，孫懋被殺，蹤跡顯然。況今日奉憲查參，本縣正欲為孫懋追償性命，豈肯替貪官追償贓物！且將方琰監禁，候詳憲發落。”一面押方琰進監，一面飛備申文，並將帳簿借券開明細冊，詳府報司。

貢鳴岐大喜，隨即轉詳撫院，撫院將所報事情及爰勇職名特疏糾參。聖旨批下兵部議處。兵部從公察議，欲將爰勇及方琰論斬。爰勇聞知，慌了手腳，忙托幾個能幹事的，鞏金囑托要路，致意部曹寬擬。兵部因來的情面甚重，祇得從寬覆奏道：

兵部為特參武弁貪橫事：準山東清吏司案呈，奉本部送兵科抄出，該臣部覆山東巡撫具題前事。內稱：朝廷設官分職，期於兵民一體。乃山東總兵官爰勇，貪橫成風，縱弁恣虐，派放加三重債，剝削商民，甚至慘刑滅命，異地沉冤。托男方琰，兜攬盤放，以致商賈絕跡，閉歇行市，國賦何從輸辦，民心漸至亂離，誠國家之隱憂，地方之蠹賊也。當此民力凋疲，何容長此虎狼，毒民漁利。現獲盤收細目、及逼勒商民借券，據實具題。仰祈睿鑒，伏乞敕部察議施行。奉旨，爰勇等著議處具奏。欽此欽遵。抄出到部。該臣等議得爰勇盤債殃民，方琰假威助虐，均干重典。切商賈借以疏通國脈，民生貿易所資，殘害固非所宜，遏商尤為有禁，方琰一切經手，生殺憑心，一斬不枉。爰勇念其先世有功，不應遽加誅戮，合敕革職回籍，令其自新。推祖宗寬大之恩，本皇上好生之德也。伏候睿裁，奉旨依議。

旨下，即將方琰棄市，另選賢能將官代爰勇之職。爰勇聞報，好生沒趣，連忙收拾回去。心裏卻銜恨貢鳴岐，祇好緩圖報復便了。孫可立兒子雖死，積冤已報，萬分感激，往按察司衙門執香叩謝。貢鳴岐轉贈些盤費，安慰他回籍不題。

卻說康夢庚，自到山東，在貢鳴岐衙裏住了三四月，埋頭讀書，以博秋場之望。祇貢玉聞，自從父親將妹子許了康夢庚，心中甚不像意。祇因自己粗俗，卻與康夢庚配搭不上，未免語言舉動，事事不僵。康夢庚高才大度，雖不去鄙薄他，然或無心之間，近於遊戲。誰知貢玉聞是多心人，每每懷恨。見父親尊重他，又不好尋事生釁，祇得在母親面前挑唆，說他驕傲恃才，不看人在眼裏，怎麼長，怎麼短，增添許多說話；說他從小兒是殺人心性，夫婦間自然無情；又說他一身漂泊，窮無立錫。劉氏夫人雖未必听他，未免心上也有些不懌。

是時，本府有個通判，名喚錢仁，係蘇州人，是個夤緣貢監出身，由州同謀升濟南通判，家世足未必闊闊，而家貲更富於王侯，故做官倒不甚貪，轉得留任數載。單生一子，喚名錢魯，粗頑蠢俗，目不識丁，與貢玉聞不相上下。兩人時常往來，甚是親密，竟成莫逆之交。錢魯年已十六，祇因隨任數年，尚未有娶。聞得貢鳴岐的小姐有才美之名，遂萌貪求之念。

一日，自對貢玉聞說道：“小弟與兄固是一人之交，然小弟隱衷，尚未為兄盡述。今特有相求，但恐近於妄想，故當吾兄之前，又羞愧而不敢言。幸兄恕我不倫，便當以直相告。”貢玉聞道：“兄與小弟，何等交誼，有言不妨見教，何消隱諱？”錢魯道：“實不相瞞，小弟隨父在任多年，尚未議及姻事。此吾兄所知。若高門華閥，不知小弟為甚，未免認為寒素，而不肯扳；若平等人家，尋常子女，在小弟又所不屑。唯吾兄已深知小弟淺深，雖未必家擅素封，幸不等於寒儉之輩，則今日所求，或亦無愧。”貢玉聞听他祇一派誇張豪富，正經話倒不曾說起，乃笑道：“高門厚重，不言可知。且吾兄見教，敢有不從，怎說個求字？”錢魯道：“此事本不敢僭越，忝在至交，諒亦不棄。小弟實慕令妹小姐，有西子、王嬙之貌，婕妤、道韞之才，想令妹小姐若配得小弟這樣一個，也不枉此才貌。所謂佳兒佳婦，在令妹固自無慚，即小弟亦不敢多讓。令妹非小弟，則無畫眉之人；小弟無令妹，則非淑女之配，故敢斗膽自薦。倘甥館可居，東床得坦，固小弟之幸，亦令妹之幸。望吉兄為弟玉成其美，感恩不淺。”貢玉聞道：“小弟之願，豈不樂與吾兄聯一脈之姻，得以久長相處。奈家父意念太偏，客歲冬底，已將舍妹許配個浙中少年，現今在衙內哩。”錢魯道：“那個少年可也豪富麼？”貢玉聞道：“若想豪富，除非再世了。因他父親與家父同年，故此在情面上許他的。”錢魯道：“噫，想他父親的官大，尊公要借他蔭庇了？”貢玉聞道：“甚麼蔭庇！就是在江西做學道的康變，已死過三四年了。”錢魯道：“呸！原來他兒子就是康夢庚。聞他家裏也窮，那得許多聘禮，纔扳得令妹？”貢玉聞道：“說也可笑。總是我家父沒來歷，祇受他一幅詩箋為聘，就故亂允了。”錢魯道：“詩箋是甚麼東西？可值得一萬兩銀子麼？”

貢玉聞笑道：“做夢哩！一張紙，醞釀值他三個錢。”錢魯故作驚駭道：“不信令妹祇值得一張紙兒？可笑可嘆！不但令妹慚愧，在吾兄亦覺無顏，可不辱沒了潭門體統？小弟倒為令妹可惜。”貢玉聞道：“也不妨。他的聘禮既非珍重，舍下又無庚貼過門，且無媒妁，那見得舍妹就是他的妻子？”說到這話，錢魯不覺踴躍大喜道：“誠哉！是言也。但恐尊公專主，未免費力。”貢玉聞道：“祇小弟為兄出力，何事不成？今康夢庚屢屢輕薄小弟，恨之切骨，家母亦甚不悅。如今祇礙他在眼前不便，怎生設個法兒，打發他去，纔好成事。”錢魯道：“尊公既信任他，我輩怎能去？除非索性與他商議，待小弟將幾千銀子叫他另聘，他是個窮人，自必貪此白物，便將令妹讓與小弟了。”貢玉聞搖首道：“不然，不然。他雖是個窮酸，卻視錢財如糞土。況又自驚天下第一流才子要配天下第一等佳人，香奩百萬無有中其意者，以舍妹之才，纔爾心服。家父遂欲以女妻之。他未見舍妹之貌，還千推萬阻，直待家父領他見過了面，方纔允從。豈肯輕易配別的女子？”錢魯道：“直恁做腔，尊公便不該將令妹掙把他了。”貢玉聞道：“便是，據小弟看來，他如此古怪，可知錢財是誘他不動的。”錢魯道：“不難。小弟有個門客，叫做褚順，善於傳神，最有機變，與他商議，定有良策，明日即來奉聞。”貢玉聞道：“喫杯水酒去何如？”錢魯道：“無暇及此，明日擾罷。”遂一拱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幽蘭空谷倍鮮妍，荊棘叢生失自然。

卻恨東風真薄幸，逗他蝴蝶亂蹁躚。

到了次日，貢玉聞正在書房，錢魯果然又來，卻同著褚順來拜。貢玉聞連忙迎接，施禮坐下。錢魯道：“這褚親翁精於寫照，吾兄何不一觀其長。”褚順接口道：“夙仰公子盛名，不啻饑渴，今得一見豐采，更自非凡。頃間當試薄技，為公子壽。”貢玉聞道：“小弟賤容，恐不敢辱親翁妙筆。今承賜顧，已自不當，豈敢便勞尊重，容日執箋拜懇。”三人說話，甚是投機。

獻茶過了，貢玉聞道：“錢兄昨說，與褚親翁商酌此事，想必定有妙裁。”錢魯道：“小弟曾與商之。褚親翁因想，康夢庚所慕令妹者，唯其才與貌耳，今還他個無才無貌，自然敗興，不驅而自去矣。”貢玉聞道：“此說甚佳，但不知如何行事？”錢魯道：“吾兄衙內有十三四歲女奴，喚一個來。”貢玉聞道：“要他何用？”錢魯道：“你不要管，自有用處。”貢玉聞便往裏頭喚一個清秀女奴，領到面前。褚順道：“不消如此美麗，可有將就些的？”貢玉聞道：“是有，祇恐不堪寓目。”錢魯道：“正要他不堪入眼，可速喚來。”貢玉聞不多時，果又領出個粗劣侍女。褚順道：“此女甚合。”便令他華妝艷飾，玉裹珠圍，叫小廝取出一幅素箋、並筆墨顏色，鋪

設案上，就替他畫起圖像來。賈玉聞不解其故，祇是好笑。錢魯便附在他耳邊，一五一十，備細說知，賈玉聞大喜道：“此計奇絕妙絕！使他不知不覺，自然捨此而去，且去之惟恐不速。”錢魯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但要做得緊密，不可走漏風聲。所托之人必要精細，萬一話頭不像，便要露出馬腳，反畫虎不成了。”賈玉聞道：“我自慎密，不消你費心。”未幾，像已畫完，兩人看了，十分酷肖，不勝歡喜，吩咐侍女進去切不許對人講起此事，便叫整治便酌。一霎時，珍羞羅列，三人暢飲，盡歡而散。有闕《江兒水》嘲那侍女道：

本是青衣婢，妝成金屋嬌。裊婷婷做作千般調，實丕丕不見些兒貌。錦團團妝出三分俏，妍丑憑人顛倒。暗引多才，惹出一場煩惱。

康夢庚一心在衙讀書，除自己兩個家人之外，賈家另撥個伶俐小廝貼身伏侍，那小廝每事知機，言談有竅，康夢庚甚是愛他。一日，康夢庚拈韻賦詩，那小廝在旁，祇管點頭嘖舌的讚道：“做詩真是天才，盡有多少讀書人都做不來哩！假如人家女子們，不知可用個會做詩的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呀，則你家小姐便是絕妙詩才。你難道不曉得麼？”那小廝笑而不言，惹得康夢庚滿心疑惑，連連盤問。那小廝纔回道：“小人原曉得的。偶然閑問，相公莫疑。”康夢庚道：“你平日在我面前，每事商酌，言語之間甚覺明快，怎今日說話如此含糊？”那小廝道：“小姐本來識字，方纔我這話實是問得古怪，相公怎不疑惑？”康夢庚聽他說話蹊蹺，心裏甚不快暢。

過了幾日，康夢庚偶然檢著賈小姐詠雪之詩，細細玩味，祇管擊節嘆絕。祇見那小廝送進一壺茶來，立在桌邊，笑嘻嘻看了一會，忽問道：“這幅詩箋是我家老爺歇船在揚州做的，如何卻是相公藏著？”康夢庚听得，大喫一驚，忙問道：“你見是老爺做的麼？”那小廝道：“這日在奶奶船上，天方大雪，是我親眼見老爺做的，怎敢在相公面前說謊？”康夢庚道：“這詩說是你家小姐所作，老爺將來作回聘的。難道竟是假的不成？”那小廝道：“嗟，怪道在相公處。既是老爺說是小姐的詩，自然不差，小人又不合多嘴。相公切不要對老爺說起，若老爺曉得，便要打小人哩。”康夢庚想到：“小廝家說話，自不會做作。假如他見錯，為何說是雪天在揚州奶奶船上做的，又甚相合？他前日之言已有些詫異，今日又送這詩非出小姐之手，明明他小姐是個有貌無才、假竊虛名的了。萬一我康夢庚千求萬選，倒出脫這樣一位不識字的小姐，可不被家裏這些求親的人笑殺了！”心裏了不得起來，因扯定那小廝問道：“我有心事，實對你說。當初你家老爺將小姐許配我時，原說是個才女，一時誤信為實，造次應承。今此詩既是代作，顯見無才的了。你是我親密人，可實對我說個明白，重重謝你。”小廝搖手道：“這是天大的事，小人怎敢輕泄？況已成之局，難道相公懊悔，再另換一個不成？若老爺、夫人知道，小人可不是死？”說罷，撇開手飛跑去了。詩云：

綠窗才美兩爭奇，曲直人心祇是疑。

他日安知不相見，到頭終悔枉題詩。

康夢庚聽這一番說話，弄得疑疑惑惑，好生氣悶。每日盤問那小廝，終久遮遮掩掩，不肯說出。

又過了數日，那小廝說道：“園內牡丹開得十分富麗，相公終日在書館悶坐，何不去看看，消遣會兒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我正納悶，況生平最喜牡丹，就煩你領我去步步也好。”那小廝欣然就住。

彎彎曲曲，過了數重院宇，纔到後園。果見魏紫姚黃，玉樓金帶，真個錦蔚霞蒸，十分浪漫。康夢庚同小廝轉過假山，過了石橋，另是一條曲徑，通著一座小園，那牡丹更加繁盛，竹屏之內，重樓疊院，柳映花遮，點綴綴得異常幽雅，便問那小廝道：“這所在可進去得麼？”小廝道：“進去不得。這便是我家小姐坐臥之處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既如此，想小姐臥室還在後邊，我祇到他前邊院子裏坐坐也使得。”小廝道：“這還不打緊，總是小姐在第三進樓裏。相公但悄悄兒，便到第二進裏頭看看也不妨。”康夢庚同小廝正走入階，祇見一個小丫鬟出來，手裏捧著一卷畫紙。見了康夢庚，故向小廝驚訝道：“這甚麼所在，你敢領閑人到此！我對老爺說知，拿你打斷腿哩。”小廝道：“胡說！這就是康相公，怎說閑人？”那丫鬟忙陪笑道：“我實是不認得，康相公莫怪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大家體統本該如此。祇問你手中的是什畫兒？”丫鬟道：“是小姐的真容，送去裱裏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試與我一觀，不知畫得可好？”丫鬟便雙手奉上。康夢庚展開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大喫一駭，卻絕不似廣陵舟中所見，竟似個村鄙女子，粗陋不堪，便道：“這不是小姐真容，想是拿錯了。”丫鬟道：“我時刻在小姐身邊，豈不認得小姐面貌？怎說拿錯？”便連忙卷了，依舊拿著，往外而去。康夢庚越發著忙，便問那小廝道：“方纔這個真容果然是你家小姐的麼？”小廝道：“確然是真的。小姐的面目誰敢假得？難道世上再有個毛延壽不成？想是相公當初見過，今日小姐又長成得美了，故此反不認得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我去冬所見，渾若天仙，今日畫中，猶如嫫母。我祇是不信。”小廝道：“一些不難，也不消爭論。小姐現在後樓，我同相公到後邊屏門裏張一眼兒，何如？”康夢庚歡喜道：“如此極妙！”便同步進後室。小廝悄悄囑道：“相公須屏息聲音，不要被小姐知覺，罪及於我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便向屏門裏仔細一瞧，祇見後邊樓上，鋪排倒也整齊，靠窗一副桌椅，坐著個女子，在那裏握管呆想，年紀也祇好十三四歲，後邊立著四五個婢女，斟茶打扇，儼然尊重，面龐恰與適纔畫中所見無二。康夢庚初還未信便是小姐，又觀了一會，祇見賈玉聞恰在後邊踱出，到那女子面前，說道：“妹子，你看過牡丹不曾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今早已看過，還不甚開。”賈玉聞道：“如今我同你去看看，何如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且慢。我打算做首牡丹詩兒送去與康哥哥索和，賣弄些才情，自清早到如今，爭奈一句也做不出來，欲去求爹爹代

做。”賈玉聞道：“爹爹坐堂審事哩。停會兒退了堂，我替你說罷。”康夢庚听得分明，往外便走。小廝也連忙隨出，扯著康夢庚問道：“相公瞧見了麼？與畫中的可也相像？小姐並無姊妹，難道又錯了不成？”康夢庚氣得話也說不來，祇一把拖定那小廝道：“我同你到別處去細講。”小廝道：“恐老爺曉得，我下去。”康夢庚那裏管他，緊緊扭著他去了。正是：

巧處真移假，奇偏信作疑。

可憐情太癖，才美誤相窺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是賈玉聞與錢魯、褚順三人定的巧計，要離間康夢庚姻緣之路。那真容即前日褚順所描，那小姐即是褚順畫他真容的那個侍女。園中的樓宇便是賈玉聞的館室，那小廝也是賈玉聞的貼身嬖寵。一應打動他的話頭，並引他看牡丹、而使窺竊香奩的計策都是他預先教就的。即小丫鬟捧出真容，並令婢女假妝小姐，及望見康夢庚走入院宇，自己故意與妹子講話，許多做作，也是他預先打點的。

康夢庚那裏知道，還扯著那小廝到個僻靜處，細細盤駁道：“此事你定然曉得，我當日聽見的那位小姐實是何人？你若說明，我反不提起；若不肯說，我便對老爺說知，是你領我去窺探小姐，大家攪一個不清淨。”那小廝道：“是我一時失誤，不合在相公面前露出真情，如今惹出禍胎，到自己身上來了。既相公發急，小人不得不說。但是說了，相公或者從權忍耐，或者另圖機緣，但不要發泄此事，害小人性命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承你好意，我豈不知？我若以此害你，便非人類！”小廝道：“相公言重。祇因我家老爺甚愛相公才貌，故欲納為東坦。就是我家小姐，也非全不識字，祇因相公的才高，未免見笑。酬聘的詩，故此老爺代做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做詩既怕出醜，便非才女可知。但我所見的那位美人，不知誰人之女？定是個才貌兼全的了。”小廝道：“美滿事情，天之所忌，故才貌祇是各具，決無兩全。論我家小姐，雖不甚通，也還識字。若相公所見之女，貌雖甚美，卻一字不識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既是無才，何貴有貌？”小廝道：“相公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人品？卻是老爺身邊一個管家老僕所生，從小就許配給宅裏一個小廝做老婆了。前日，因相公必欲見小姐之面，因小姐貌不甚揚，故此叫他權時假扮，掩飾一時耳目。到成婚之後，便不怕相公不將就了。”康夢庚听了，不覺鼓掌大笑道：“原來一片蜃樓。向說賈小姐才貌兩全，究竟是個村姑俗婦，祇是炫人眼目。天下事大率虛假。祇是你家老爺待我甚淺，我幾乎懵懂一時，惹人笑話。”小廝道：“這些便是事情，蒙相公垂問，不敢不說，相公切不要輕易出口。況且此事關係老爺體面，祇好隱然消釋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自理會，你祇管放心罷了。”

因急回書房，心裏轉道：“祇因我意念太痴，惹這一番奚落，豈不是自取？今既無所戀，住在此間，反覺無謂。若將此事發

覺，這小廝一片好情，通我知道，豈不要害他？於心何忍？莫若捨此而去，再圖他訪，隱然斷絕這條路徑，倒不至傷情破面。但欲出游，賈鳴岐又決不放我。況且見面時，我這一腔浩氣又不能隱忍，未免現於形色，反失雅道。不如勿見他面，悄然收拾行李，徑出私衙，連夜登程，使他追趕不及，免得牽纏不了。但恐他不知情節，豈不怨我薄幸？如今祇題詩一首，置於案頭，自然看見，也使他知我為此而去，曉得自家有些不是。”算計已定，便叫朱相、王用卷疊銷陳，整束行李，打點停當。一面發裝出衙，一面吟就一箋，壓在案上，飄然出門而去。

原來門役及家中內外，悉是賈玉聞吩咐，故毫不攔阻，又不通報。況賈鳴岐公務甚忙，那裏知覺。賈玉聞又恐父親追趕，反捺遲了兩日，到第三日纔報與父親得知，說康夢庚不知何故，竟逃走去了。賈鳴岐大驚，忙問小廝，俱說不曉得，急急忙忙到書房一看，果然已是空空，不勝驚駭，忙差衙役分頭追趕，又暗想道：“我待他何等尊嚴，並無失禮，況又誼屬翁婿，非外人可比，就或下人有不到處，也該通我知道。即欲出游，必當稟命而去，纔是正理。怎麼別也不別，飄然遁去？況他又非忘恩負義之人，今日怎如此決裂，毫無當時情面？竟不念我一番知遇之情？”好生猜解不出。又將案頭書籍逐一細檢，卻見壓著一幅花箋，賈鳴岐取來一看，祇見是首絕句，又無題目，也不落款。詩云：

石家金屋本無人，怪殺東風借作春。

今日畫眉人去後，香奩從此鏡飛塵。

賈鳴岐看完，喫驚道：“我女兒是他親眼見的，況並無姊妹，怎玩他詩意，卻生生怨是假的，故棄而不顧了？不知他這段疑心因何而起，怎不來問我一個明白，胡亂去了，輕率到這個田地？”便進去報知夫人、小姐，各各驚駭。又將那詩送與小姐看了，小姐失色嗟嘆道：“觀他詩句，已是決絕。但康生乃志誠君子，決非薄幸之流，是必有人間阻，興此風波，一時不察，誤信謠言，終必自悔。孩兒總是守貞待他便了。”賈鳴岐道：“但衙內有何外人往來，作此毀謗？”一時猜疑未定，唯賈玉聞心裏了然，暗暗好笑。

卻說康夢庚，出了私衙，因計賈鳴岐，知我如此行徑，決然要見明白，自必著人追趕，反在城外一個僻靜的村莊尋所僧舍住下，諒他們追趕不及，自然也便回來，反一連住了半月，方欲起身。便想到：“我此行原為姻緣不得意，故忍心割捨。若往他省訪求，必無人物，除非到江南大路、名邦大郡，方有奇女；況且，場期不遠，咫尺金陵，又且便於應試。”計議定了，連忙雇下牲口，徑往江南進發，一路心緒快快，雖怪賈鳴岐賺他，又想他一片惓惓美情，始終加我恩義。今如此報他，殊覺負心，又好生不忍；若論婚姻之事，又斷不可為。即晚間旅舍之中，夢寐顛倒，不能自安。每一思及，必為之墮淚。

不多幾日，已出了山東界上。一日，將到高郵，尚有三十餘里，忽然天氣昏黑，像個有雨的光景。康夢庚吩咐掌鞭的緊著些走，早到了州裏，免得路上遇雨不便。一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忽然大雨如注。前後並無村莊，三人躲避不迭，互相叫苦。康夢庚忽抬頭，見旁邊樹林裏遠遠有高樓峻宇，飛脊連雲，祇隔著二三里遠近，因問掌鞭的道：“這所在想是有個寺院？快去躲躲。”掌鞭的道：“我往常在此經過，卻不曾留心此處有這一所寺院，今日恰被相公瞧著，不是相公的福分大。祇恐這荒僻去處沒有路徑，不知可走得通哩。”康夢庚道：“事急了，拼著走去，或者路，也不見得。”三個驟兒便牽著望草地裏胡亂踹去。

正爾走著，忽听得有人喚道：“相公們走差路了。”康夢庚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白衣童子，年可十五六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獨自個坐在一棵大樹下躲雨。康夢庚連忙招呼道：“小哥，我們要到前面寺院中躲躲雨兒，不知有路走麼？”那童子笑道：“堂堂正正一條大路不走，卻走這些邪徑。況小路上荊棘甚多，如何行得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因是我們不認得路，相煩你指點一聲。”那童子笑道：“當得當得。總是我也要回去。”便立起身來，往前先走，三人隨後，緩緩跟著。不上數武，果有一條大路，平正坦直，甚是好走。過得半里多地，便有長松夾道，花落鳥啼，畫橋流水，茂林修竹，十分有景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情美婦見少客而迷心，大膽書生入香奩而按劍。未知康夢庚此去到個甚麼所在，畢竟又與何人相遇，要知後事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